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出版　(第六十五期)

工人之路特號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廿八日(星期五)每日一張

通訊處
廣州市東堤東園
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

短評

特許証撤消與工商聯合

盧裕業

一星期前工商界因爲特許證問題，很發生一些爭論。本來我們工界所以要設特許證的理由，就是因爲廣州雖然是國民政府所在的地方，但確有不少帝國主義走狗與反革命派，四處潛伏着。我們只看一般反革命派政客公然在報上發表造謠的新聞，和挑撥的新聞，要使我們工商不和；更看一般反革命派的軍閥，明的暗的破壞封鎖香港計劃，供給糧食與外人：有了這些事實，都使我們不能不生出杞憂。我們也明知特許證于商界有多少麻煩，但我們相信商界同胞顧念愛國運動，必能忍一時的麻煩，謀全民族解放的大計，於我們設立特許證意思，加以充分諒解。

特許証問題未解決，而廖仲愷先生已被反革命派刺死。自從這些反革命派施其毒計之後，已赤裸裸將他們人面而獸心的行爲，呈獻於我廣州各界市民之前，証明我們前此的預防不是杞憂。我們很可以看出這般反革命派的官僚政客軍閥，他們甘心塌地願意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刺殺贊助罷工最力人物，以破壞罷工運動；他們更甘心做土匪盜賊，刺殺國民政府要人，擾亂廣州治安和平。此種人非獨爲愛護國民革命前途的人不容，而且凡是要廣州和平治安的人也一刻不能容。幸得政府下了大大決心，立意剷除此等反革命份子，眼前反革命份子的軍閥官僚政客已次第肅清，廣州市的治安，和罷工的運動皆得到極大的保障了。

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知道反革命份子已無勢力，罷工得到保障，便議決容納商界同胞的意思，將特許証問題交罷工委員會再加討論，我工界止要求罷工得有保障，更無何種要求，故亦議決取消了。從此我工商兩界應作更密切的聯合，共維廣州治安，一致對外、打倒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

命令

政治委員會來函

逕啓者：前因一部份商人，於出入口貨請求保障，遂以有特許証委員會之組織。現在情形已有變更，似無發給特許証之必要，應將此問題交由貴會討論，業經本會第五十次會議議決，特爲函達，請煩查照辦理爲荷！此致省港罷工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臨時代理主席汪兆銘。八月廿六日。

省港要聞

特許証昨議決撤消

自省港大罷工決定封鎖香港以後、省港罷工委員會、以反革命勢力、尚潛伏各地、恐有賣國之徒、私運糧食貨物接濟英人、故議決設立特許証、以稽查貨物出入口、現政治委員會以各地反革命勢力已漸次掃清、自無再行設立之必要、故於昨日致函省港罷工委員會、將特許證問題再加討論、昨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及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爲尊重政治委員會意思起見、已議決將此特許證撤消、以後貨物出口、依照前定出入口貨條例辦理、即以後凡非英貨、非英船運載、及非經過香港者、均得自由出進、無須再領特許證云、

衛人拘捕前山糾察隊

前山未有糾察隊以前、軍隊包運糧食直接接濟澳門、間接濟香港、故此澳來往輪船多至七八艘、爲澳門開埠以來未有之盛況、但自糾察隊到後、嚴密檢查、實行封鎖、不久澳門便冷淡異常、物貨騰貴、居民減少、故澳門衛政府對於糾察隊恨之刺骨、日昨有糾察隊四人、乘船到灣仔檢查、即被衛人拘捕、聞當拘時有三數英人在旁、用華語大呼「打佢耙」「打佢耙」、然後返同到衛警署訊問前山灣仔糾察隊之情形、有槍械若干等等、該糾察隊員、大吹特吹、謂有機關槍十餘架指向澳門、並有大砲數尊在山後、安置等語、聞訊畢之後、即給費二元遣回云、

帝國主義者走狗組織維持銀業籌備處

香港自罷工後、帝國主義者走狗活動非常、從前之港紳固然藉此時期、爲盡忠圖報於帝國主義者之好機會、倘有一般寡廉鮮恥之商賈、亦欲承機大出風頭、以博帝國主義者之歡心、而他日可以升入紳士之列、故多方劃策使罷工破壞、又四圍奔走、以鎮靜人心、近日更有所謂邱貴立者、初出風頭之商賈也、發起組織維持銀業籌備處、設法預息香港金融恐慌、使在其舖中爲辦事地點、(德輔道西一百六十三號二樓)日昨召集多人舉行成立典禮並議決分四課辦事、(一)稽核課、(二)調查課、(三)預決課、(四)儲支課、牛鬼蛇神、怪誕已極、聞調查一課、被舉最爲注意、蓋所謂調查者、並非金融起落、實則調查罷工工人回港之數目與其地址云、

深圳駐防軍隊踩躪農會

拘捕蔡屋圍農會會長

深圳區農會鄉已着手成立、農民加入者有四十餘鄉、其中組織完備者、以蔡屋圍、羅湖、黃貝嶺等鄉爲最、但該處駐防軍隊、不恤苛虐農民、暴斂橫征、無所不用其極、如強迫農民繳納鄉費、妄指旱田爲沙田、農產品出入均加以稅抽等等、最近更設立官產處、凡無田契者、均指爲官產、要地主與農民補稅、種種苛徵、不一而足、有時更派軍隊佔駐農會、農民巢木、任意採摘、日蔡屋圍農會何長發因保護農民利益起見、與駐防軍隊交涉、竟被扣留、並拘捕會員一人、硬指彼等反抗清理官產、現該鄉農會已派人到省申訴、不日將有解決辦法云、

為被殺同胞復仇　不達目的則不止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糾察隊第五大隊設軍事訓練部

糾察隊第五大隊、向駐城隍廟前一帶、每日必在城隍廟前操練、晚上則由訓育員演講、成績已日有進步、但該隊駐在城市、檢查工作頗少、故除操練演講外、仍有餘時甚多、坐令閒遊荒廢、殊屬可惜、故該隊長與教練黃雍等、特組織一軍事訓育部、以研究軍事學識為宗旨、凡班長以上均須加入學習、隊員好學者、亦可加入、上課時間係在一時半云、

花縣農會恢復進行

花縣農民協會、自王第三被地主豢死後、對於進行、備受地主之摧殘、該地農民非常憤激、因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代表協同花縣縣長約雙方代表會議討論、會議多時後、將全案圓滿解決、該農會得此勝利、定於九月三日在縣黨部舉行恢復典禮幷討論追悼蔡王顯三烈士云、

曲江成立區農會

省農會消息、曲江縣第四區四頭、于本月十九成立區農會、並由中國國民黨農民部派員參加、幷賜以農旗一面、是日開成立會、到者有會員百餘人、及擁護來賓數百人、極一時之盛、

連日市內之安謐情形

時事社云、廖部長被殺案發生、當道為維持地方治安、嚴捕兇徒起見、昨廿五晨、曾由黨軍奉令往永漢南路太平沙德宜路廣大路等處搜查、幷拘去嫌疑人多名、是夕有大隊黨軍出巡市區、長堤一帶停止車輛來往、九時後、維新大德路及東堤、陡聞槍聲甚密、至深夜、東方且聞機關槍聲及砲聲、至二時後已逐漸減少、翌晨調查、係解散某某等部軍隊所至、是夕城內及長堤東郊等處、雖表示戒嚴、然翌晨即告無事、各馬路行人、照來讓往、各店營業如常、祇南堤附近、遂有黨隊步哨一人、立于堤邊守衛、西濠口附近過河南之橫水渡、廿六夕深夜仍照常往來、河南一帶亦如常安謐、長堤各酒樓茶室、遊樂場、影畫院、均照常營業、祇遊客較前略少、南堤小艇則入夜後均往別處灣泊、以防前數夕之風雨損失、統觀三日來市內情形、均如常寧謐云、

廖先生靈柩定期出殯

廖先生靈柩前定廿六日出厝永勝寺、後乃改變寄厝朱執信先生墓旁、定期九月一日出引、茲將治喪處通告如下、逕啓者、廖公陳公靈柩茲已確定於陽曆九月一日正午十二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恭移沙河廟馬崗、朱執信先生墓地、分別寄壘安塞、相應函達希煩查照、幷飭所屬知照、準時前往執紼致送為荷、專此祇頌、時祺

八月廿六日

對外協會第三十次會議

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廿六日開第三十次執行委員會、是日議決下列各案、(一)建設委員會報告、既據中華國貨促進會會員函稱、伊等擬組織無綫電報電話交通公司、請備文轉詢軍事總監兩籌備予商辦案、議決、俟該公司將詳細章程計劃送到後照呈政府、(二)汪精衛等函稱、查有關於外交代表團之重要提議、請召集人民大會討論案、議決、定於八月廿九日下午一時在廣東大學召集「廣東人民大會」、即日通告反帝國主義之團體及個人踴躍赴會、(三)中山分會請示處分檢獲香杞香水案、議決、函復該會如確實英貨及確從香港運來者應當扣留、(四)調查部報告、梧州協會寄來之紙標係屬瑞典紙案、議決、照覆梧州協會、(五)建設委員會擬開辦費及常費案、議決、准撥開辦費一百元、常費每月七十元、餘由該委員會自籌、(六)香港罷課歸國學生聯合會請撥美洲華僑捐款案、議決、照開來預算核實准撥毫銀一千一百[illegible]十元、並議決撥存該捐款一千元、以備救濟罷工失業婦孺之用

帝國主義者的損失

自罷工到今天（每天四百萬）

已至二萬七千六百萬元了。

廣東各界對外協會重要通告

(中央社)對外協會通告云、本會接奉國民政府委員汪精衛先生等函稱、茲有關於外交代表團之重要提議、請召集人民大會討論等情、業經本會第三十次執行委員會議決照辦、並定於八月廿九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在廣東大學召集「廣東人民大會」、屆時由政府派員出席報告、事關對外重要、凡我反帝國主義之團體及個人務請踴躍赴會是為至要、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廿七日

(中央社)中央黨部商民部以此次廖仲愷先生被帝國主義之走狗買兇行刺、實為國民革命之最大損失、然自廖先生死後、外間謠言甚多、特于本月廿六日在惠州會館三樓開廣州市商民黨員商民協會會員大會、宣佈廖先生生平事績及最近政治進行狀況、是日一時開會到會者甚衆、由秘書黃鳴一宣佈開會理由、部長甘乃光報告廖先生生平事績最近政治狀況、次由商民協會會長蔣壽石、副會長黃旭昇、會員廖雲翔許燦公等相繼演說、大意謂此次廖先生之死、為反帝國主義而死、外間所謂共產與反共產之爭、實為奸人造謠以搖惑民心、我商人不當為此種謠言所惑、對于反帝國主義運動、當因廖先生之死而益加努力、並團結革命商人、協助政府、肅清反革命派、以為廖先生復仇、並即席議決由商民協會對于廖先生之死、發表宣言、表示商人真正之意思、直至四時許始行散會、

英日阻止汕滬交通之陰謀

汕頭罷工委員會、函交涉署云、逕啓者、近日帝國主義者、懷其狠毒心腸、捏造謠言、由潮英領電汕稅務司、謂上海發生瘟疫、而駐汕英日領事、借題乘機、要斷汕滬交通、殺損華人資本、來困我人糧食、查汕距滬、輪行不過三日、往來之便、又極快捷、皆言照常平安、乃惡毒英日帝國主義者、竟硬說上海瘟疫、此種無中捏有之毒計、真個狗彘不食、敝會先經發覺、除一面將其陰謀、報告同胞、幷一面準備對付外、倘該英日之帝國主義者、有函至貴署時、希為提出強硬抗議、向其嚴重交涉、務使敵人不逞、國家幸甚、地方幸甚、此致汕頭交涉署署長林、汕頭各工會對外罷工委員會啓、

沙面之最近情形

國華報載二十六日、本報特派專員前往沙面調查、茲得最詳確情形、特誌於下、三板廠步頭、見有華巡捕一名看守、又見有印兵三四名守沙堆、康樂步頭、見有華巡捕二名看守、又見有印兵三名、英兵五名、文兵四名、往來巡察海旁一帶、英國步頭、見有華巡捕三名看守、又見有英兵二名坐於步頭上、及日兵美兵多名、在京亭內坐、海旁各石凳、見有英人數名在此坐談、英法交界處、見有印兵七八名巡視、各商行沙堆、均為文兵看守、各馬路沙堆、均為印兵看守、英工部局夜間、則派出文裝警探多名巡察、是日二時許、華巡捕隊長李某、在巡捕局前佇立、觀看沙基情形、法界海傍大步頭、見有安南兵三四名法兵六名看守、東橋腳兩傍馬路、見有法兵六七名巡視、法巡捕局內沙堆、見有法兵十餘名看守、各馬路沙堆、均為安南兵看守、其海旁一帶沙堆、則均法兵看守云、

各界預備追悼廖陳兩先生

自廖仲凱陳秋霖兩先生被奸人暗殺後、各界紛紛籌備追悼、省港罷工工代表大會、於前次開大會時、已推舉追悼廖部長籌備委員一十五名、各情已誌前報、各委員連日在訓育處籌商進行、幷分頭接洽、現為應對外協會之請、已聯合廣東各界共同組織、是日各籌備委員全體出席、在廣大禮堂議決各案如下、(名稱)廣東各界追悼廖仲凱陳秋霖兩先生大會、(地址)廣大學校、(日期)九月七八兩日七日農工商八日政警學、(組織)分十一部辦事設文書宣傳佈置籌款會計交際招待庶務糾察司儀救護、推舉文書部、廣州學生聯合會、省農民協會、黨籍校長會、宣傳部、黨立宣傳學校、新學生社、廣州學生會、青年軍人聯合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宣傳學校、瓊崖革命大同盟、湘軍講武堂、佈置部、廣大救國會、香港學生聯合會籌款部四商會、婦女解放協會、女權運動大同盟會、計部中

央黨部、交際部、省港罷工委員會、廣東總工會、女子師範學校、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船主司機工會、招待部駁載工會、女權運動大同盟女界聯合會、工專學校、廣州藥材工會、婦女解放協會、汕業工會、庶務部、廣九路工人會、廣三路工人會、粵漢路工人會、工人代表會、油業工會、糾察部、省港罷工委員會、黨軍軍官學校、廣大學生軍、市立童子軍、省港罷工女子傳習所、青年軍人聯合會、廣東精武會、司儀部、廣大救國會、教育會、救護部、中華醫藥聯合會、勞工醫社、省港罷工工人醫院云、

國內要聞

臨時濟安會昨訊

濟安會、自昨日移入民國路辦公後、各委員均已正式到會辦事、茲將昨日所得消息彙誌如下、

▲請執政府速匯鉅款　該會昨以罷工工人急待接濟、而各方款項未能源源匯寄、勢難長久維持、特再電致執政府從速匯鉅款、電云、萬急北京段執政鈞鑒、血案發生、已逾兩月、對方不特拒絕交涉、且藉公司調查、故意延宕、一旦罷工停止、交涉前途更有何望、本會以救濟工人為主、月餘以來奮力維持、近以各方款項、不敷發放、致本會及總商會均受包圍、委員會委員江政卿亦受毆傷、推其原因、實由執政府及各方不能源源接濟、為特電懇執政、迅撥鉅款、以濟燃眉、不勝翹切之至、上海臨時濟安會叩删印、

▲昨日發款數目　該會本定十六日起、再行發款、惟有數處、因前日業已報告到會、未便變更、故昨日仍行照發、計發出者有楊樹浦運輸工會小沙部四百五十一人、每人三元、一千三百五十三元、浦東祥生鐵廠二千五百〇一人、每人一元、二千五百〇一元、海員駁船、水手部補十九人、每人三元、五十七元、源子口油廠工聯合會二百二十二人、每人一元、二百廿二元、洋務工會一千零二十一人、每人二元、二千〇四十二元、引翔港之新紗廠七百〇五人、每人一元、七百〇五元、鄒鄰衡一處偉通紗廠一千七百十人、每人一元、一千七百十元、共計約洋八千五百餘元、今日起照常按日繼續發給云、

▲上海總工會通告發款　上海總工會、昨發緊急通告、定於今日起發各廠工友維持費云、本會頃准臨時濟安會緊急通告、為便利發款起見、所有各廠工友維持費、自本月十六日起、各工會之發款者、須先三日送至本會審查後、即日通知各工會召集工友領款、特此通告、即希查照、救濟委員會啓、

▲上海總商會所接之捐款　上海十六日報載總商會昨接到之捐款、計有泉州德大和記匯兌號轉國民外交後援會一千元、福建甌滬案後援會三百元、加拿大華僑公會七百三十三元、加利福尼亞羅省埠華僑聯益會四千五百元、天津浙江旅津同鄉發起滬案協濟會一千元、吉林延和兩縣農工學聯合會二百元、秦王島赤心援滬團六百元、三河外交後援會二百元、盱眙縣公署一百九十二元、又民五公債八元八角、西北國民外交後援會張家口總會三千元、濟南曲縣俱樂部一千零九十元八角二分、新坂各界同志滬案後援會二十八六、青島亞細亞公司華職員五十五元、大原總商會二百元、膠濟鐵路管理局庶務處彙收記七十八元、遞遍俱樂部二百四十九元九角九分、江浙會館四發七十五元八角、合和隆合德祥一千六百三十八元、安班爾中華總商會一千五百兩、三寶壠中華總商會一萬兩、泗水南洋烟公司轉巫嘮華僑蔣祿九百八十五盾、答尾中華總商會一千五百四十兩、保利嘮埠中華公所二千一百五十元、合計一萬六千八百五十餘元、銀一萬五千兩云、

會議錄

省港罷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記

八月廿七日

宣佈員　高漢

1 選舉主席團

呂培　張織輝　陳日昇　曾海　劉潤

2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說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廖先生之死，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因為繼續孫中山先生之遺囑，為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奮鬥，不利於帝國主義者及反革命派，遂被他們所中傷，誣為共產，而買兇刺斃。(二)因為為工人農民謀利益，謀解放，特別努力，不利於一般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故他們啣恨刺骨，要將廖先生打死。但是，我們要知道：自十八世紀以來，科學昌明，機器發達，生產事業，遂起極大變化；我中國多數民衆，是工農階級，向守手工業而謀生，到了各國貨物輸入之後，手工業遂立告破產，難以謀生，全國人民，遂陷於窮困之境。我中國以農立國，農民最多，工農階級，實佔全國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都缺乏智識，生活艱苦，所以孫先生主張國民革命，就特別注意於工農階級，因為工農階級所受之痛苦最深，而革命的力量亦最大。廖先生秉承孫先生之志，依照國民黨黨綱，力謀扶助工農，使之同向國民革命路上走，以打倒帝國主義。而達吾民自由平等之目的。國內民衆，十分之九，既是工農，不求工農解放，焉能有鞏固之國家；沒有鞏固之國家，安能把帝國主義之壓迫，根本推翻？這一點，如果稍有常識的人，對於廖先生之扶助工農，都要深表同情。獨是那喪心病狂的洋奴走狗賣國賊的反革命派，因此仇恨廖先生！乃至於誣廖先生為共產黨，而發言反對，更是帝國主義之走狗所為，我們都知道，共產黨與國民黨根本的主張，誠有多少出入，而現在則莫不是致力於民族革命，有携手的必要。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明明白白規定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與共產黨的主張，雖頗相近，而辦法不同，斷不可說是共產。我和廖先生，也不是共產黨，怎可以任意誣衊？因為本黨是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共產黨的主張也是打倒帝國主義；故廖先生曾說，想要打倒帝國主義，非與共產黨親善不可；更非注意於最有革命力量的工農階級不可。平心論之，共產黨的主旨，是要使一般無產階級，得到解放，不可謂不公平，實勝於不顧民衆疾苦自私自利的資本家萬倍，不過我與廖先生不是共產黨罷了。

各位同胞！現在廖先生已經無辜被那些喪心病狂的反革命派刺死了，不可復生了。廖先生死，於我一家的損失小，於國民革命的前途損失實大，各位如想國民革命成功，就要為廖先生復仇，撲滅一切反革命派！繼續廖先生的志，努力奮鬥去打倒帝國主義！

（按廖夫人言時頓足椎胸非常悲憤全場代表爲之激昂大有即時奮起打倒帝國主義肅清一切反革命派之概）

3 楊匏安先生演說

—先由全場起立，向楊先生行一鞠躬禮，表示歡迎隨由楊先生致詞如下：—

各位同志！兄弟在香港被押，約有四五十天，現在得回廣州，與諸君相見，非常喜歡；同時也覺得慘痛！兄弟自從六月十三去香港，做罷工的運動，那時罷工事情，已略有頭緒；不料觸了帝國主義者的忌，遂於七月一號被英政府押去了。同時有胡蔭黃卓文諸同志，都被押去。惟是那時候各工友都覺悟了，都抱着一番熱烈犧牲的精神，不顧艱難，不顧私家，一致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做不合作的罷工運動，這是值得喜歡的一件事。但是那香港政府，就怕到要死了。用盡詭謀去壞罷工，多方壓制，使我們工友，艱難困苦，不可形狀。兄弟曾見有同德工會與煤炭工會的工友，想搭船回廣州，守候碼頭終日，找不到船來搭，後乃走到深圳，才搭船回粵，這種精神，實在可敬。然而那些帝國主義者的狠心辣手，更可恨了。我們這次罷工，不特廣州全表同情，即全國全世界及外洋的華僑，都表同情，都予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可是最近有一極傷心的事，我們最偉大的罷工領袖廖先生，不幸被那勾結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派刺死了！我們唯一的保護人被刺，幾乎我們都被刺一樣，罷工事情，亦幾乎為之動搖。可幸黨軍及政府委員，連日將兇手捉獲了好幾個，那些反革命派的漢奸，都逃匿了，這一點，是值得使我們安慰的。以後我們當努力奮鬥，務達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繼續廖先生的遺志！

兄弟回廣州好幾天了，可惜黨務太忙，未有時間來和諸君談話。然而，事到如此，也不是空談的時候了，我們唯有實行奮鬥。所以從前在香港監獄裏的生活，不心多講了，我只把有關於以後進行的意見，報告一下：這次罷工工友，能夠這樣犧牲，奮鬥，團結一致，和罷工委員會的組織，實在令人佩服萬分了。但兄弟以為有幾個缺點，請不客氣的說出來，請各工友原諒！1.在總罷工命令未發出以前，有許多工會領袖，還未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世界革命勝利萬萬歲

剷除帝國主義的走狗　防範破壞罷工的工賊

甚覺悟，以爲在上海的當然要罷工，香港的可以不必，祇消些款接濟他們便是。這就因爲他們不明白這次罷工的意味，不知政治罷工，比較工人爲自身的經濟擺[illegible]還重要，凡屬中國人，想反抗帝國主義的，都應參加，不可如從前徵兵時候，出些兵餉，便可不自行上陣。因此，罷工的運動，不能急速，不能一致，致受帝國主義者的多方壓制。2工會組織未甚完善，工會領袖與工友之間，隔離太遠，不能徵求大家的意見，不能敏捷宣傳，所以罷工時期，遲遲不能一致。而且以在香港被壓迫之下，通告及開會，都非常困難。故當時開工團委員會時，有許多領袖，不敢決定罷工日期。以後當應該注意這一點，使之容易一致昨日聽俄國總工會的代表說，歐洲工會，能於二十四小時間，令所屬工友，一齊罷工；又能於二十四小時間，令其一齊復工。這皆因他們的地方，交通靈便，然也因爲他們的工會組織得完密。故以後要非常留意這一點，使之鞏固而堅固。這是兄弟所希望于各位代表的。至於目前系治報告，則因兄弟一有空閒的工夫，故對于詳細，不能報告，很爲抱歉！

4.取消特許證問題

委員會報告國民政府來函請求取消特許證，畧謂，從前爲防範反革命派和奸商私運仇貨起見，故設特許證，以保護罷工；現在反革命派將始消了，可以不必用特許証，不防把特許証取消，以便商民。決議——通過取消特許証

5,財政報告——毛檢珍——(見財政報告特刊)

6,會務報告——陳錦泉——(見委員會會議錄)

7,自由提議

有一代表提議要求政府即將行刺廖顧問主謀者處死刑

決議——全體通過

特載

膠濟鐵路總工會代表泣告書

白奴在青壓迫我國工友之縮影

▲因援助滬案，而遭日人之忌，

▲不堪其摧殘，已全體罷工，

▲張宗昌甘爲日人之附夫，

▲解散膠濟路工會後復屠殺、

▲捕殺愛國工人與記者，

▲願全國同胞一致積極援助，

張宗昌在青摧殘輿論，捕殺工人與記者，已誌前報，比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境內橫行無忌，到處施其高壓鐵血政策，以達其政治經濟侵畧之目的，國人亦已恨之入骨，而謀伸雪者久矣。慨自滬案發生，青澳繼起，膠濟工人激於義憤，起而援助，因此竟遭日人之忌，備受摧殘，現以不堪日人蹂躪，已於前月廿五全體罷工。而張宗昌甘爲日帝國主義之走狗，對此不特不加援助，且肆意捕殺工人，頃接膠濟鐵路總工會代表泣告書茲錄如下：

全國男女同胞乎，在外人橫行，到處屠殺同胞之際。抑知青島之事件否？五月二十九日青島日紗廠工人死於槍彈之下者六人，重傷者十七人，被捕者七十五人，押解回籍者三千人。不料本月二十六日又遭殘殺，計被槍斃者有公民報記者胡信之君，工會職員王倫君，被捕者二十五人，因通緝而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嗚呼慘哉！彼等者何罪，愛國實爲其罪，不甘受日人蹂躪，獨圖自存。亦爲其罪耳。洞憶青島一隅，幸賴國人歷年之奮鬥，更不知經幾許之犧牲，始得由日人手中收回。誰知收回其名，而青島人民，實尙直接間接受日人之摧殘屠殺，而亡國奴者然。國人聚集其視線於滬漢粵各案，而青島人民亦同爲愛國同胞，亦同爲愛國而受世所罕聞之屠殺，當此國人熱血沸騰之際，諒亦不能淡然置之。與泉忝荐爲膠濟鐵路工人之一份子，九死一生，幸得逃脫，受全路同人之託，不得不將青島屠殺事件之眞相，爲我全國同胞泣淚陳之。查日人在青島四方境內，開設內外棉，大康，隆興三紗廠，平日虐待工人，實屬暗無天日。日人在廠工作者，每日作工十二小時以上，工資每日一角，尙須坐扣宿舍房金，青島生活程度，每日每人至低飯費尙須二角，工資如此低微，何以爲生。工人稍有過失，動輒罰薪，疾病生育亦不給假，十天不到廠即行開除；因公受傷及殘廢者，亦不撫恤。男女工人多有餓斃廠中者，然亦不過給予二十元而已。廠中並無吃飯之休息時間，一面搖，一面吃飯。「中國奴」「亡國奴」是日監工平常辱罵工人之名詞，毆打工人則拳足交加，皮破血流者幾於無日無之。而尤以十齡幼童子織足婦女，或因饑餓或因精力不支，稍示疲倦，即受重毆。冬天則捉工人之頸，置之冷水管之下而淋之，必至鼻破血流，渾身結冰而後已，此則尤爲日廠之特刑。幼童婦女因力不勝任，昏倒在地者，亦被目爲假裝而受毆辱。凡此種種，數不勝數。嗚呼，人世間最腐敗之監獄，地獄若之刑罰，又孰有甚於此者，彼千萬工人婦女幼童，亦爲中華民國之國民，只因窮困之故，乃不得不賣身以圖自活。國人若深悉同胞中竟有受外人若是之蹂躪者，想當無不嘆息流涕，而寄以深厚之同情。迨至本年四月間，日紗廠工人已是忍無可忍，死中求生，奮起而爲秘密之結合，不幸又爲日人所知，竟私行捉余工人，拘禁廠內，擅刑拷打，此種非法行爲，我國官廳不但不予工人以保護，反誤信日人之妖言，並派軍警，密佈工人住所及工廠，爲助紂爲虐之計。工人於萬不得已之中，遂一致罷工。日人要於工人之憤不可遏，亦不得不爲暫時之相當讓步。然猶不甘心爲非置我工界同胞於死地不可。一面百計破壞工會強迫我國官廳予以封禁；鎖閉工廠，驅逐工人出廠，一面由日本政府派遣軍艦到青，威嚇我國兵警包圍工廠及工人住所，實行屠殺，故有五月二十九日之慘案發生。死者六人重傷十七人輕傷無數，失業三千，被捕七十五人，而爲日人所暗殺，拋棄海中者，尙不知若干人，工人住所均被軍警包圍，形同監禁，不給飲食，壓迫上工。日人自知殘暴太甚，遂又嚴禁報館登載此種消息。意欲一手遮天，使此慘案之異相，湮沒於世。我膠濟路工人憫於工界同胞之受日人蹂躪，曾予以經濟之援助，因亦遭日人之忌，而爲我國官廳所封閉。迨至滬案發生，我膠濟路工人，激於義憤，遂又組織滬案後援會，實使全路工人每月每人捐助一天工資，會集有成數寄滬。而青島日紗廠之死傷被捕失業者，亦不忍坐視，亦設法予以救濟。而我國官廳始終受日人之慫恿，不惜以同胞爲仇敵，因是凡與青島被害同胞鳴不平者，即視爲擾亂治安，經濟嚴重究辦。而在槍彈之下被迫上工之紗廠工人，一面則被軍警嚴重監視，如防盜匪，絲毫不能自由；一面日人則厲行開除政策，平均每日失業者在四十人以上。如是日人更肆無忌憚，恣意虐待，爲出品計，竟於如此炎熱之天氣中，放開蒸氣管，因此工人因受熱而病死者，又繁有徒。打罵工人，更爲厲害，工人雖明知反抗，必又遭屠殺，然左右均是一死，故又於本月二十五號罷工；乃張宗昌亦不惜受日人之慫恿，下車伊始，即武裝強迫工人上工。膠濟路工之滬案後援會，因曾以經濟援助滬上工人及青島紗廠工人之故，又爲日人之眼中釘，如是運動張督於二十七號武裝解散膠濟路工之滬案後援會，及紗廠工會，逮捕工人廿五名，於二十九號即槍斃登愛國消息之公民報記者胡信之君工會職員王倫君，始終未宣布罪狀。並通緝工人至數百名之多，即以青島膠濟路四方機廠而論，因通緝而逃竄者達六百餘人，紗廠工人之被開除遭打被通緝者，更不知若干人，當膠濟路工之滬案後援會被武裝解散時，四方全鎮在包圍之中，完全斷絕交通至隔日之久，全鎮均被搜查，凡工人家中，多搜至四五遍，工人多受毆打，婦女亦多受侮辱，至於什物之損毀遺失，更不計其數，即膠濟路工之滬案後援會內之聚集捐款約二千元，準備即日寄滬者，亦全數遺失。現仍在通緝捕拿工人，甚至工人偶語必禁，嗚呼天下之黑暗，可謂無以復加矣。在日人素視青島爲其囊中之物，安肯泰然失之，故必殺害青島之愛國人民而後快。國人對之，惟有臥薪嘗膽；一息尙存，亦必誓死反抗之。獨我國當局竟不惜爲日人負屠夫之任，此則更可痛者，亦爲我國人所萬不能忘者。與泉忝荐身立其境，深知青案之重大，實不滅滬漢粵各案，務望國人本休戚相關患難與共之誼，奮起援救，籌解數萬工界同胞之倒懸。與泉忝荐虎口餘生，欲哭無淚，用敢將經過與相哀告於國人之前，幸乖察焉。